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艳塔记

泗水渔隐



武林秘事 帮会奇谈
将如椽之大笔 写侠义之江湖
美人泪 英雄血
豪杰胆 侠客情

一个波诡云谲的世界
一个酣畅淋漓的江湖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艳塔记

泗水渔隐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艳塔记 / 泗水渔隐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2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泗水渔隐卷)

ISBN 978 - 7 - 5205 - 1675 - 4

I. ①艳… II. ①泗…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6149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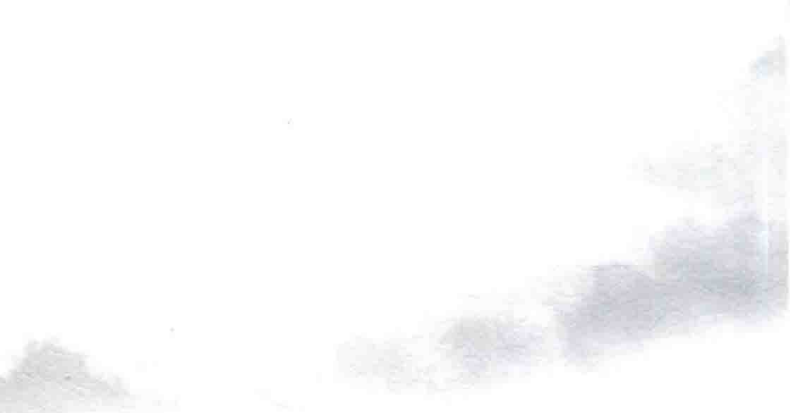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5(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5.5 字数: 197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泗水渔隐，本名俞印民。早年就读于绍兴府中学堂，毕业后入上海吴淞中国大学，一度担任上虞教育视察。1917年流寓杭州，欲求出国留学未果。后被武汉《大汉报》聘为副刊《楚社日刊》助理编辑，兼任《湖广新报》特约撰稿，又转中信洋行职员。不久赴沪投章太炎门下。随后往返于北京、汉口、上海，以卖文维持生活。1921年任新华书局编辑。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军。曾创办荣誉出版社，出版《荣誉旬刊》，为抗战伤残军人服务。主要著作有《俞氏泗水集》及武侠小说《血海潮》《血昆仑》等。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泗水渔隐卷

自序

不肖生著《半夜飞头记》，久而未续，时还书局主人访余于吴下，具言不肖生事繁无间，将嘱余以藏其事。

余不治小说久矣，昔年主汉口《大汉报》时，以论政之余，间作杂稿以实篇，亦不尝轻试，更不欲以小说闻于人。旋以主人之请，遂为续《双雏记》以应，兹事距今匆匆两年矣。《双雏记》既付刊，其续本曰《艳塔记》者，而稿仍未竟，主人催询有加，为言阅者纷纷索续，日不暇给，甚至有责难。而余以奔走政治社会事业，仆仆道途，未获一日休，即偶有暇晷，而心不闲。昔所著述，尽皆遗忘，势必重复阅览。欲委诸他人，抑又不能，以是迟迟迄兹，未克杀青，是余之深有负于阅者诸君，幸有以谅之也。

余之所以不欲治小说也，何故？请略言之。

小说至今为极盛，海上一隅，无虑千万，书贾之图利，文蠹之雌黄，有盗窃者、剽掠者，有改头换面者，有以淫秽博下流之好而逞所欲者，要皆以报纸广告之宣传，诱一时阅者之往售。初不问其所为何事，余心耻之，不敢有所论列，是以每畏避若勿及也。

昔言稗官野史为士大夫所不屑道，今则非赤裸裸描写，不足以言文学之真美。时势之变，斯其所尚。质言之，小说者流，与其为娱乐，毋宁为心理化之教育，不然者，灾及纸墨，欺及遐方，书贾

之罪，文艺之贼，不宜使现于社会也。是则阅者之责，阅者诸君读吾书后，果无所获，则吾书亦犹是耳。

中华民国十七年五七国耻日泗水渔隐识



民国

武侠小说
典藏文库

双雏记

艳塔记

江湖铁血记

血昆仑（第一部）

血昆仑（第二部）

血海潮（第一部）

血海潮（第二部）

责任编辑 牟国煜

封面设计 樊泰



ISBN 7-302-10270-0

目 录

第一回	赛飞燕卖技寻仇 黑盘蛇因恩消怨	1
第二回	翻旧案无怀重入狱 惊噩耗周通夜探衙	11
第三回	壮士挺身县吏落魄 儒生设计阴阳会审	20
第四回	问疑狱楚囚对泣 移病房孤客超生	30
第五回	老姬解情青剑留别 浪子逞志红袖添香	39
第六回	紫霞岭净化剪径 北林寺珊珊陷身	49
第七回	斩铁牢薛成夜出险 藏艳色惠如暗争风	59
第八回	闹花丛寨主逞淫威 延残喘盗僧发善愿	68
第九回	争寨权罗元杀主 探盗窟周通入彀	78

第 十 回	薛成迷途除恶霸 李郎折狱救故人	89
第 十 一 回	江宁县定罪诛元凶 天津桥聚首道契阔	99
第 十 二 回	应院试邂逅侠士 展长才结识亲王	110
第 十 三 回	王无怀走马上新任 赵明浩入府说良缘	120
第 十 四 回	诈钱财孔贵堂失魂 访妖道王知府遇难	131
第 十 五 回	崔二娘救驾殉父 曹四子夺色谋财	141
第 十 六 回	旌烈女兖州府治丧 劫皇亲郛城县下狱	150
第 十 七 回	火神庙薛成闹鬼 北林寺燕儿烧香	158
第 十 八 回	陈兴率众占山寺 罗元猎艳走江村	168
第 十 九 回	陈珊珊御暴净守身 于万生烛奸巧施计	177
第 二 十 回	洗春楼巨盗自投网 艳乐院贞女误失足	186
第二十一回	张婆细说个中艳 闲僧浪引物外游	196

第二十二回	众英雄闻信访衙	
	黎游击探盗复命	207
第二十三回	曹头领陈尸祭烈女	
	王巡抚微服谒奇僧	218
第二十四回	观音阁韵语征双雏	
	绣龙山艳塔传千古	228

第一回

赛飞燕卖技寻仇 黑盘蛇因恩消怨

话说居敢当、陈兴、葛周通、李大、李二、范老、范木大一行人等，当日自绣龙山福缘寺回来，众人纷纷议论，究竟无来大禅师是怎样一个和尚，如何闭门不纳，如何知得过去未来。

居敢当对陈兴道：“倒是我们与他有半面之缘。记得当时在蔡元村雇船不得，寻到绣龙山，无意中在观音阁破房子内曾见他老人家兀坐着蒲团上，眉长过颧，须长过腹，双目下视，双手加膝，活似寿星一尊。”

陈兴道：“果然，可惜被那知客僧叫什么普海的叫回头了，不得进去。”

众人又问大约有多少年纪，穿什么衣服，究是哪里人氏。

薛成道：“我只不信，尽谈他什么，世间没有个好和尚，都是那小贼秃捣鬼。我们这些人去，自然看得出有事儿，况且史卜存在那里早把我们的来历说过了，有什么稀罕！”

众人见薛成不服气，也就不提。大家回到扬州，已是年边时候，陈兴因家有事，回马官渡去了。李二在丹徒县当差，自然有公干，不能久留，伴同李大辞别众人，也就回县。只薛成、周通无家可归，经不得居敢当殷勤留客，哪里容得便走。范木大本在居明记糟坊值事，范老因珊珊在居家住宿，自然伴同一处。四人

都在居明记歇宿。

韶光容易，又是新年，转眼柳暗花明，春江水暖，二十四桥景物袅娜动人，春风十里，游客如云。居敢当邀薛成、周通、范老，少不得往外逛逛。常时饮酒取乐，对周通、薛成道：“二位前虽有些官司牵缠，如今时日已久，却在这里，又无一熟人，也不妨碍的。”周通、薛成一则只怕案发，连累居敢当；二则一心要寻无怀，屡次要走，居敢当再三劝住。二人撇不过情面，只得住下。

这日，居敢当与周通、薛成、范老四人踱出门来，在酒馆上喝了酒，一路说说笑笑，行到市梢头，只见一群人围着，断住去路。走近一看，却是个变把戏的，正在那里走索。看那走索的却是个女孩儿，不过十五六年纪，瘦腰纤足，明目皓齿，轻似飞燕，捷如猿猱。旁边站着个老婆子，约有五十多岁，头裹青布，手提铜锣，正与众人打招呼，好似母女两个，余外更无别人。周通上前，喝一声彩，欲待挤入众人丛中，被范老一把拖住。周通回头，只见居敢当携着薛成走向街心，捷步奔跑。周通急忙与范老跟上，看居敢当时，已面色如土，默不作声，十分惊惶模样。周通心下疑惑。大家也不发话，一径奔到居明记糟坊。早有伙计迎前来说道：“适才有婆子携着个小姑娘来店，说要见店主人，我们回说主人已出门去了。她说过几天再来，必要与店主人说句话。”

居敢当点头道：“是了，她若再来，你们仍说我出门去了，切莫说我在家。”

周通心知有蹊跷，问道：“是怎么样人？”

居敢当道：“停刻再说。”

大家走入店后耳房上坐下，居敢当又叫掌柜的殷勤嘱咐了一番，闭房门，对众人道：“诸君有所未知，刚才来店的婆子与她女儿两人便是在市梢头变把戏的。那婆子是直隶大名府人氏，绰号赛飞燕，惯在江湖上行走。十几年前她来扬州卖技，正是三月迎神赛会时候，当时因本地人每于迎会时搅扰打劫，致迭犯人命大案，

官厅禁止一切江湖僧道，不准在内地设场哄众。因我是向来当公事的人，就派我率领兄弟们前去弹压，所有城内外江湖弟兄都顾我面子，一时收场散了。唯有那婆子坚执不肯。我再三说与她听，她说：‘我是个女流，丈夫死亡，家无所有，只落得母女两口，吃饭不得，没奈何把本事换饭糊口。如今不趁这热闹当儿发个利市，倒叫我去深山冷湾喝西北风不成？岂不是要我的命？横竖一条命，也须得拼一拼，你要我走，除非我这里住不得了才走。’我听她那些话强硬到底，虽有理性，却是公事，不得不办。我便说：‘你是个异乡女流，我不难为你，晓事的快快收拾家伙与我走了，免得多事。’她说：‘任凭你怎么办，我不讨情。’当时各处江湖朋友都散了，怎容得她一人？又有许多本地泼皮指指笑笑，说我要不过这黄脸婆子。我当时年事较轻，忍不住这些气，便道：‘你当真不信？’那婆子招招手说道：‘来来，别多说了，我走了江湖十几年，倒要请教请教这扬州城里的好手！’我一时兴起，也便跳入圈子，抵注与她拼个死活。

“那婆子真了得，说声请，忽地一个满天星，接着飞起右腿闪将来。幸亏间常我也看过她那本领，急地躲避，不被她命中。两下来了十余回合，被我看出破绽，紧紧送了她一铁指甲，中了她右腕上。当时她喝声住，跳出圈子，拱手道：‘佩服佩服，后会有期，等几年再来求教。’说着，急忙把家伙收拾起，领了她小女儿去了。众人都夸奖我果然好身手，只是我心中害怕，三五年来常时提防她，却不见她再来，只道她已死了，不想今日还健在。诸兄知道，她敢重来扬州变把戏，就是为了找我。这会儿可比不得前次，我已年迈了，她的功夫必然胜我十倍，单单她的女儿已不是对手，刚才我已看得清楚，到了上乘了。幸喜她不见我，我回避得快，又巧我们出来在酒馆上喝酒，正是她到家来找我，伙计们回说我已出门去了却好，要不然，只得拼了。她必然等几天又来，诸兄与我做个道理。”

薛成道：“怕她什么？我们这许多人，难道敌不过她母女两口？我不信！”

周通道：“不然，只好请居老避一避，我们与她来说话，看她来意，再做道理。”

居敢当道：“我也是这么想。其实我已年近六十了，料在人世尚有几何，与她拼了完了也罢。只是扬州这地方从此不得太平，不但给江湖上笑话，必然后来有横蛮的再禁他不得，以此我要避她。”

范老道：“避一避为是。”

居敢当道：“若是我避了她去，店里说我已出门了，还是不妥，她必然早晚来个不了，时时刻刻要提防她。不如说我死了，直截痛快，一面由诸兄在店照付，我且到马官渡陈兴家暂住，使她永不再来了才是。”

众人都道：“这个使得。”

当下四人议定，居敢当入内，说与妻子听了，叫几个亲信的把话说明，吩咐不得泄露，瞒住贴邻，当夜报丧挂孝，办理后事。一面居敢当悄悄地雇了船只，独往陈兴家去了。这里众人真的办理丧葬，一般披麻执杖，满堂号哭。邻近都道居老上了年纪，急病身亡，孝堂上有薛成、周通招呼伺候，范老内外奔走，煞是热闹。亲戚故旧少不得前来吊丧，足足忙了两三天。

等到第四天，果然听门上报道：“有婆子携了女儿来见主人。”当下薛成、周通在孝堂上伺候。

婆子进来问道：“店主人居敢当在这里吗？”

周通回道：“不幸主人前天回店，急病死了。”

婆子道：“死了吗？果真？可惜可惜！我与主人一别十二年，不想今日半面无缘，却是我来得晚了。”随口叫女儿道，“燕儿，你去买些锡箔锭烛，与人主磕个头才是。”女儿应声去了。

周通掇过椅子，让婆子坐下。薛成端了茶。婆子接过茶来，拱手道：“谢谢！”也不就喝，对准庭柱上只一舀，但见假装箭般的一

道白练早在庭柱上穿了拳头大的一个窟窿。薛成心中气愤，却不敢动手。

婆子笑道：“主人死后，有何言语吩咐？”

周通道：“主人急病身亡，无甚言语。”

婆子道：“二位是主人亲属不是？”

周通道：“我们是帮闲打杂的。”

婆子道：“二位高明得很。”

周通道：“不懂什么事。”

婆子哧地一笑。一会儿，她女儿买了锡箔锭烛来了，婆子接上手，燃了烛，化了锭箔，叫女儿磕过头，说道：“二位引导，咱们来瞧瞧主人灵柩。”

周通急引身撩起孝帐，婆子携女儿入内，说道：“这就是我常与你说的居家店主人。”

她女儿应道：“是吗？”望着她娘，对那灵柩底板靠近七星灯去处，轻轻只一踢，正待回顾身来，婆子道：“好了，燕儿，咱们走吧！”当下婆子携着女儿出孝帐来，与周通、薛成拱了拱手，兀自去了。

婆子去后，众人悄悄地都出来道问。周通道：“好凶狠的婆子，幸喜居老避了他处，果真与她拼起来，哪里是她对手。便是她那小女儿，真个了得，若是居老果死了，今日也被她踢断了脊骨。”范老忙问什么道理。周通道：“她要我引进里面瞧瞧灵柩，不想她小妮子这一踢，你们试看，这灵柩里面的东西必然损伤了。”

原来柩里面装的是整块的砖瓦石灰，众人打开一看，不觉喊声哎呀，那整块的砖瓦都打得粉碎了。大家又看庭柱上的窟窿，面面相觑，不敢作声。薛成只顾叹气。范老道：“这婆子不再来了吗？”

周通道：“她信得居老已死，不会再来了。”

薛成道：“我只不服气，不是葛兄在此，凭她是个妖精，我也要与她拼一拼。”

周通道：“使不得，她练的功夫比我们纯熟，又有必报之心，我们只好让她，何苦与她去拼呢。”

范老道：“说得是，既是走了，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薛成见周通、范老这样说了，也就无语，心下思量：“这婆子就有天大的本事，难道三四个人也敌不过她？可笑他们竟这么无用。我薛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倒要看看这鬼婆子的本领。”思量既定，悄悄地独自出了居家店，走向市梢头来，寻那婆子变把戏去处，只一块荒地，不见一人，贴近有片酒店。

薛成跨入店堂，问道：“这里有个北方婆子变戏法的，如何不见了？”

酒店上人回道：“时候不早了，散了。”

薛成道：“这鬼婆子住在哪里？”

那人道：“住在北市关帝庙，此去不远。”

薛成道：“那庙里还有甚人？”

那人道：“是个破庙，向无人居住。如今有没有人住在那里，我们不知。”

薛成道：“是了。”

依着那人所说，飞也似的跑向关帝庙来。走近一看，果然一座破庙，山门脱落，窗户半倾半颠，大殿上堆着砖瓦石条之类，两边廊下矮墙已塌，一望空空。但见关二爷满面尘垢在上高坐，旁边站的周仓只有一半胡子，余外更无他物。踅入大殿后面，见小小三间矮屋窗户紧闭，其中似有声息。薛成放轻脚步，走近小屋檐下，打从窗棂子一看，却见那婆子的女儿上身脱得精光，端端直立，靠住壁间。那婆子立得远远的，提着尺长的飞刀，对准她女儿的胸部，死劲地顶去。她女儿运运气，稍微一挺，那飞刀仍又抛回过来。婆子重又接住，又下力搯去，如此一来一往，或对乳部，或对脐上，或对颈项，通身顶搯，刀尖触处，正似石壁一般，啮铃有声。

薛成心想：“这如何下手？眼见得她母女两个又有凶器，怎得近